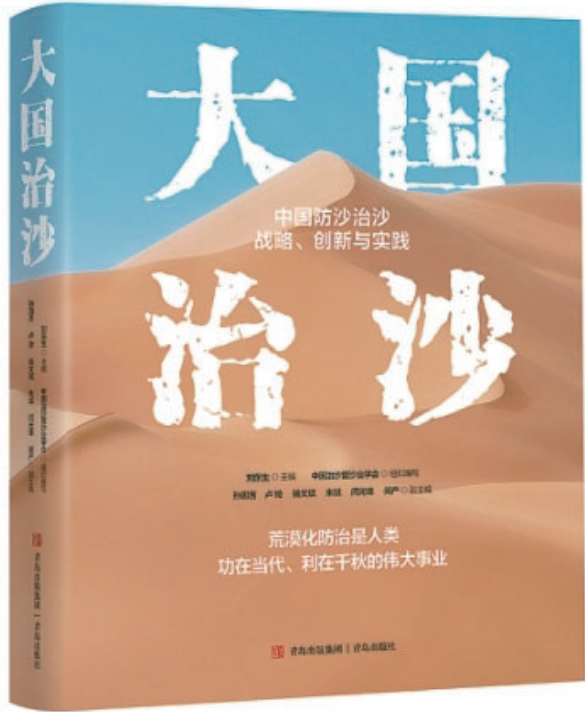




刘东生主编
孙国吉等副主编
青岛出版社出版

荒漠化是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面临的共性生态难题,其治理不仅关乎区域生态安全,更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同演进。作为世界上受荒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通过70余年的防沙治沙实践,把“沙进人退”的困局,写成了“绿进沙退”的传奇;把“荒漠围城”的危机,转变成“沙海淘金”的希望。《大国治沙》一书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国防沙治沙的艰辛历程、卓越成就与宝贵经验,展现了中国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的智慧与力量。

中国治沙的智慧,不是盲目与沙对抗,而是“懂沙”与“治沙”的深度结合,在研究沙漠的过程中逐步摸索防沙治沙的科学路径。本书以“沙语词典”开篇,层层递进,深入剖析中国荒漠化的现状、动态变化以及防治趋势等。读者从中能清晰看到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曾面临的严峻挑战,认识到防沙治沙工作的重要性与持续性。

中国治沙的智慧,不是“头痛医头”的零散行动,而是根植于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思想,又融入现代大国治理逻辑的系统工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人沙和谐理念,生态与经济并重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些理念贯穿治沙实践始终,成为中国治沙事业取得成功的基石。从治沙战役的顶层设计,到治长城的构建,再到重大生态工程的实施、精准监测体系的建立,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系统谋划荒漠化防治工作,一场场绿色革命深刻改变了中国沙区的生态面貌。

中国治沙的智慧,不是简单停留在单一的植被恢复层面,而是从生态学原理出发,构建了从认知到技术,再到工程和管理完整科学体系。沙区生态系统的脆弱,根源在于水资源约束,本书深入分析了沙区水资源的基本特征、动态变化及存在的问题,介绍了

黄沙绿韵里的大国智慧

·朱教君



以哲心观热土 以共生悟天道

——品读《光伏长城》有感

●李景源

近日在《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读到老友王占义的散文《光伏长城》,品读再三,感触颇深。

王占义是土生土长的库布其人,一生深爱这片大漠热土。与他相识多年,深知他多年用心策划、执笔撰写了大量书写库布其生态变迁的作品。由他一手策划、著名作家和谷与杨春风合著的《春归库布其》,荣获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他与杨春风合著的《大漠流金——中国库布其精准扶贫纪实》,荣获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奖;独自创作的《沙漠守望者——库布其脱贫振兴之路》,入选中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三部作品可称库布其三部曲。

多年来,他还在《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内蒙古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大量解读库布其治理与振兴的文章。扎根故土、情系沙海、亲历沧桑,才有这份深情落笔,写下《光伏长城》这篇感怀之作。我也曾亲临库布其大漠,目睹这片土地之旧貌新颜。读其文、感其情,心生共鸣,有感而发,聊抒胸臆。

站在亿利大桥之上,黄河在脚

下缓缓流淌,南岸连绵沙丘一望无际。一座飞虹大桥把黄河两岸绿色林带紧紧相连,森森绿意沿河向远方延展。阳光铺洒河面与丛林,波光粼粼,树影婆娑,飞鸟掠水、芦苇临风,俨然一幅自然天成的水墨画卷。大漠金丘与沿岸绿林相映对照,气息相融,自有一番浑然天成的悠远意境。

谁能想到,如今这番生机盎然的景象,昔日竟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七大沙漠、素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库布其。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六成以上是流动沙丘,植被覆盖率极低,黄沙遮天、飞鸟无栖,是人与自然失衡失序的真实写照。而今这里绿色覆盖大漠过半,桀骜沙海静静依偎黄河岸边,完成了从荒芜到葱郁的华丽蜕变。

达拉特旗林草局局长杨东说得真切,库布其治沙,是一场绿色革命,更是人与自然从对立走向共生的漫长探索。历经七十余年接续治理,库布其年人黄泥沙量大幅下降,生态环境压力得到极大缓解。

在杭锦旗,深耕沙海三十余年的

杨金耀说起家乡变迁如数家珍。昔日民间常说,在沙漠里种活一棵树,比养大一个娃还难。经过多年生态攻坚,林草植被覆盖率大幅提升,库布其沙漠治理率稳步攀升,杭锦旗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库布其沙漠北缘,沿黄河筑起绵长锁边林草带,宛如绿色龙长横亘沙岸之间,乔灌木合理搭配,固沙护岸、涵养生态,牢牢锁住沙源,有效遏制沙漠向北侵蚀。境内主干穿沙公路纵贯沙海,连同配套支线总长百余公里,以路引绿、以障固沙,沿路铺设草方格沙障,牢牢固定流沙,为草木扎根、生态修复夯实根基。

绵延大漠的“光伏长城”,尽显智慧创造。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的立体治沙模式,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把沙地劣势转化为生态优势 and 产业优势,蒙古马精神在沙海间生生不息。

恩格贝生态示范区脱胎换骨,从重度沙化之地变成生态宝库,智能蓝莓温室落地生根,科技赋能荒漠变良田、沙地生金。节水灌溉普及应用,资源利用率、农作物产能同步提升,

昔日不毛之地,如今已是瓜果飘香、草木繁盛的绿色家园。

多年来,库布其探索出阻、固、输、导、引、用一体化立体治沙体系,筑起多重生态防线,生态修复、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相融并进,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达拉特旗委书记王小平所言极是,库布其治沙,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坚守,是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蜕变,更是精神境界的自我革新。一代代治沙人默默耕耘、久久为功,在茫茫沙海扬起奋进之帆,荒漠终变成绿洲。

品读王占义先生的文章,静观库布其沧桑巨变,更能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深层要义。人不与天争,而与自然为伴;不强行征服,只顺势共生共荣。沙海扬帆风正劲,绿染大漠向未来,这既是库布其的现实答卷,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间正道。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原所长、《哲学研究》原主编,曾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



告别过去,再上征途

——散文集《舍我骋怀》读后感

●李悦

最近,收到从锡林郭勒盟大草原给我寄来的一本书,作者是这个盟的女作家温茹雅。我和她不曾谋面,她通过一位我的好友介绍和我通了微信。她写的这本书是一本散文集,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今年3月出版,书中收集了作者过去二十多年间写的散文精品,将近三十万字。这是作者的第一本书,是对她过去二十多年文学创作的总结,总结也是告别,告别又是新的开始,告别过去意味着更好地踏上新征程。

我读这本书,感觉是在读作者个人的文学奋斗史,很受感动和启迪。我还联想到我个人和一些作家朋友的写作经历,我们都是和温茹雅一样的“爬格子”奋斗者,深知文学梦的实现所要感受的酸甜苦辣。温茹雅十几岁就爱上了文学,正如她在本书的“后记”中所说:“认为文学是美好的事物”。因为美好所以爱,因为爱所以用文学来表达思想和感情。其实每一位作家都是用艺术形式表达内心的人。曹雪芹穷居香山,举家食粥,写《红楼梦》,得不到稿酬和出版,没名没利,可是他还要写,因为他要表达这一生的感受。温

茹雅最初的写作是写她现实生活的感受,写她对家乡、童年、亲朋、老师的怀念,写草原历史人物、民间传说、风物掌故……她最初的文学梦是从表达开始的。对于她的梦想,她的母亲“悉心地呵护以及倾其所有全心扶助”,所以当梦想成为第一本书时,她庄重地在扉页上写下:“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能明显看出来,温茹雅早期的散文有作文的痕迹和通讯报道的叙述方式。但是她的写作实践和对文学理论的学习,使得她逐步更新了对文学的认识,不再认为文学只是说教、宣传和议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具有丰富和广泛的审美价值,能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新意和审美快感,而作者不仅要深入地反省、发掘和表现个人的原初经验,而且还能创造性地表达这些经验材料并赋予原初的生活经验以积极的审美意义。例如作者在《木兰之约》一文中这样写道:“美丽的花卉,盛开在大自然装点着生活,‘木兰花’是天地的杰作,她吸日月之精华,聚天地之灵气,以艳丽的姿容,文雅的举止,装点着尘俗。不管是多大年龄,难得的是真情

亦然,如四季花朵在生命的轮回中悄然绽放,无论风云怎样变幻,以她们的万般柔情,掀开层层云雾,桃花依旧笑春风。女人一生如花的画卷,低眉浅吟中多了一缕恬淡,更多了一份完美和飘逸,给生活平添了色彩,使这个原本沉寂的世界为之绚丽多姿。”在作者笔下,平凡花草的原初经验,化作草原女性的优秀本性,升华为积极的审美意义,突出了全文的主题思想。从原初经验到审美经验,是一个创造性过程,因为原初经验激发了作家的审美经验,所以作家的审美经验来自原初经验又超越了原初经验。这样,作家的内心经验实质上是由原初经验和审美经验两部分构成的,而原初经验对于创作者而言,总是需要转化成一种审美经验。这种转化,标志着文学艺术从单一的外在的生命经验进入复杂的内在的生命体验活动之中,标志着“文学本文”的无限开放性创造和积累,标志着创作者和接受者通过文本而进行的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和生命启示成为可能。文学艺术因此也变得富有生命价值。所以这样转化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的审美创造过程。温茹雅努力



认真地做好这个转化过程,是她的散文提升品格的重要原因。

温茹雅另一处提升散文品格表现在思想的成熟,她开始思考文学的任务,这是她过去没想过的,也是许多作家忽略的。她在《如沐春风》一文中写道:“写作是对生命的梳理,对生命的净化,对生命的追寻,更是对生命的探寻。”当她在思考写作与生命的关系,也就是在思考写作与人存在的关系。她在《赴杭追忆》一文中写道:“我一直笃信随遇而安,各安天命。”“生是见识,不是活着。”这显然是对人存在的探赜。温茹雅从通讯报道回归到文学,并且主题意义还原到人的存在,这本书是回归和还原的全过程,是她从稚嫩走向成熟的见证。

温茹雅扎根于内蒙古乡土文化沃野,运用“天地大美”的宏阔视野,以女性的细腻与敏感找寻生命存在的价值,将自然之美与人生感悟融在一起,将文学的任务和传承文脉的责任结合在一起,将历史叙述和时代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将她个人的文学历程与本土文学的进步汇集在一起,构成了这本散文集,在给读者以思想教益和审美享受之外,还能起到散文教材的作用,能给予进行散文创作的作者和作家许多启发,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写出好散文。

文学的成功往往伴随着迷茫,此刻的温茹雅就是这样,她对我说:“不知道下一步文学路该怎么走?”我理解这也是她送我书的一个原因,我就在电话中对她说:“你登上了一座高山,下一步不想原路退下,也不想跳入山谷,你就只有再登前面更高的山峰。”她在微信中含蓄地说:“这份安慰收下了”。

我是想让她继续走文学的正路,今后在题材、主题、叙述方面更加贴近文学的任务,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想起她在《一往无前》一文中的一段话,她说:“大草原有情,天地有灵”。我祝愿她在文学道路上发扬蒙古马精神,一往无前,取得新的成绩。



用童心丈量土地

——童话故事集《小金豆游记》读后

●西杨庄

童话故事集《小金豆游记》是一部以乡村振兴为内核,以儿童视角为棱镜的文学佳作。作者巧妙地洛川苹果的甜蜜、鼗鼓文化的激荡、乡村教育的坚守、生态文明的觉醒编织进一场充满奇幻色彩的游历叙事,通过主人公“小金豆”的所见所闻所感,既展现了黄土高原的壮美与温情,也叩击着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明的困境与新生。全书以童话之名,行写实之实,以孩子的眼光读懂一片土地,在诗意与烟火交织的叙事中,完成了对当代中国乡村命运的多维观照。

在叙事结构上,《小金豆游记》采用了“地理空间+文化密码”的双线并置模式。小金豆跟随父母从城市返回洛川

老家的旅程,既是对黄土高原自然风貌的探索,也是对乡土文明精神内核的解码。书中“苹果园奇遇”一章,小金豆在月光下发现会说话的苹果树,树皮上的纹路竟是洛川先民刻下的抗旱农谚,这一设定巧妙呼应了现实中洛川苹果产业从传统耕作到科技赋能的转型历程。而当小金豆钻进挂着反光膜的果园,听见套袋苹果们争论“阳光亲吻的力度”时,作者以拟人化手法将现代农业技术转化为童话意象,既保留了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又暗含对生态农业的思考。

在人物塑造上,《小金豆游记》打破了儿童文学中常见的扁平化形象。韩老师这个角色显然取材于洛川秦关中心小学坚守33年的教师韩英春夫妇。

书中,他不仅是带领孩子们观察苹果花授粉的自然课老师,更是会变魔术的“故事巫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门,门后竟通向《诗经》中的“桃之夭夭”。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处理,暗合了韩英春将《诗经》与农技知识融合的教学实践,也揭示了乡村教育的本质:不是填鸭式的知识灌输,而是用想象力为孩子们打开通向世界的窗户,将现实中的励志故事升华为超越苦难的生命哲学。

在文学手法上,作品创造性地将儿童文学与地域志书写相融合。小金豆的游记本既是情节推进的线索,更成为结构文本的容器。他用蜡笔画下老槐树年轮里的战争弹痕,对应着洛川会议旧址承载的红色记忆;用拼音标注的“鼗

鼓节奏谱”,暗藏黄土高原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甚至那片夹在书页间的苹果花标本,也在季节轮回中完成了从自然物象到精神图腾的升华,使《小金豆游记》超越了简单的童年叙事,成为一部用童心丈量土地的精神档案。

在文化书写层面,作者对本土非遗的赓续创新堪称典范。“鼗鼓精灵”章节中,小金豆误入地底洞穴,遇见沉睡千年的鼗鼓战神,鼓槌敲击岩壁的节奏竟与心跳共振。这一超现实场景的设计,实则是对洛川鼗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诠释:当战鼓化作精灵,鼓点成为血脉,传统文化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土地中的生命律动。更精

妙的是,作者将鼗鼓表演的“两军对垒”意象转化为小金豆与城市焦虑的对抗——面对补习班压力,她在心中擂响战鼓,鼓声震碎了作业本上密密麻麻的习题。这种将文化符号转化为心理隐喻的手法,既延续了郑渊洁式童话的叛逆精神,又赋予传统文化以当代疗愈价值。

“读懂故乡,既要看见她结出的果实,也要听见深埋地下的根须歌唱”。通过小金豆的眼睛,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孩子的成长,更是一个民族如何在对土地的凝视中确认自我身份。《小金豆游记》用童话的纯真之眼,完成了对乡村振兴最深沉的诗意注解,读懂了一片土地。